

CLASSICS  
中国书籍编译馆

# JACOB'S ROOM

Virginia Woolf



## 雅各布的房间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李小艳 蒙苑宁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CLASSICS  
中国书籍编译馆

译者序

JACOB'S ROOM

Virginia Woolf

# 雅各布的房间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 著

李小艳 蒙苑宁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各布的房间/(英)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著;李小艳,蒙苑宁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8(中国书籍编译馆)  
ISBN 978-7-5068-5654-6

I. ①雅… II. ①弗… ②李… ③蒙… III. ①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7079号

## 雅各布的房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李小艳 蒙苑宁 译

---

策划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黄俊杰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654-6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译者序

初次接触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在大学的西方文论课上，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令人眼前一亮，文风颇为清爽。在之后的阅读中，我逐渐对伍尔夫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童年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她在文学之路上的不懈探索与创新让人钦佩，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优雅与细腻让人着迷，她内心的苦痛挣扎与彷徨、忧郁的哀伤情怀与最终的撒手人寰令人扼腕。

《雅各布的房间》是一部反传统的实验性小说，标志着伍尔夫小说写作的新阶段。《雅各布的房间》是伍尔夫的第三部小说，被认为是她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在尝试了前两部小说的写作之后，伍尔夫逐渐摆脱了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大师及经典名著的“影响的焦虑”，探索新的创作手法，并最终达到了创作高峰，为世人留下了不朽之作。她认为因果相连的传统叙事写法已无法展现现代人错综复杂的心理和变化无常、飘忽不定的感性生活，大胆提出了在小说创作中“情节并不重要”的观点。小说虽然展现了主人公雅各布·弗兰德斯的一生，记述了他的童年、大学、情感、希腊之旅以及丧生战场的结局，但作者并没有呈现给读者一个传统的情节，而是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运用反传统的时空观，打破了时间的界限和线性顺序，通过前后穿插个别片段和反复叙述，将不同角色的零碎、分散的记忆碎片以及各种混乱的思想意识拼接在一起，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多彩、多面的雅各布的形象。伍尔夫摒弃了对故事情节的传统介绍和背景描写，而是努力捕捉瞬间体验与感受，揭示隐秘的思绪与无意识的欲望，将人物内心深处杂乱无章的意识流动过程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雅各布的房间》普遍被认为是她后来诸多著名意识流小说的前奏。



此外，《雅各布的房间》作为伍尔夫小说创作历程中的一部过渡性作品，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发端之作。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观点认为，女人的世界就是她的家、丈夫、子女和房子，女性生活在一个受到排斥的空间里。而在《雅各布的房间》中，伍尔夫以代表父权制的空洞房间暗指男权思想的中心分裂，以女性要求进入大英博物馆这样的公共空间来暗指男权的消散，从而呼吁女性应在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达洛维夫人》是伍尔夫意识流技法的成功尝试，是其小说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不仅是当时上流阶层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环境。“失去的岁月，破碎的青春，逝去的朋友，毁坏的家园，痛苦的血泪，这些甚至在下一代的世界里都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从整体上表现了战后的这种气氛。达洛维夫人和塞普蒂默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纷乱的意识活动描绘出了由神志清醒和失常的人所观察到的世界，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心中的绝望、失落、惶惑、恐惧和渴求，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战后英国社会的变迁，体现着作者对社会和人类的担忧。正如伍尔夫所说的：“小说应该超越作品中的具体的、个人的关系，去探讨有关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

小说围绕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的一天而展开。克拉丽莎是维多利亚时期上层社会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她努力地扮演着社会给予她的特定角色，迷失了真实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但难以获得归属感，还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她的生活总是被压抑：“被压抑的性取向”、“被压抑的艺术才华”以及“被压抑的自杀倾向”，然而这些也不能让她停止挣扎、停止尝试。最终塞普蒂默斯跳楼了，他的死亡意味着精神的新生，这一跳解脱了他自己，也解脱了在痛苦和矛盾中迷失与挣扎的达洛维夫人，让她在迷失自我的孤独惶恐中得到心灵的救赎。她决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都要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死亡只是面对真实自我的途径之一。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克服了诸多困难。从总体上看，伍尔夫的小说结构与音乐形式颇为接近，作品在变奏中保持着统一的力度和气氛。意

象的运用、诗学的表现形式（如“破碎”的句子结构及其艺术价值）都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如何既兼顾语言规范、译文的可接受性，又保留原作的经典价值和原作的风貌，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力图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同时，在伍尔夫所生活的时代，她经历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世界大战带来的变化，有着相应真实的身心体验，对其作品中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行为、政治和文学变化的把握也是翻译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严谨审稿，译本的完善离不开他们令人尊敬的工作态度。还要感谢在翻译期间为我们做好后勤工作的家人，感谢时常给予我们鼓励的父母和作为开心果的宝贝儿子，感谢交稿之前为我做最后一遍脱稿校对的妹妹李红梅，没有你们大家的帮助与付出，此书的出版将永远遥遥无期。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本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李小艳 蒙苑宁  
2016年6月于唐山

# 目录

CONTENTS

雅各布的房间

译者序	001
第一部分 雅各布的房间	001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21
第四章	035
第五章	050
第六章	058
第七章	066
第八章	072
第九章	080
第十章	092
第十一章	101
第十二章	110
第十三章	134
第十四章	145
第二部分 达洛维夫人	147

于她。她没有去理会他。直到他走到她身边时才感到有些奇怪，他心中想，这个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难道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 第一章

雅各布的房间在二楼，那里有一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却看着窗外。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这种感觉已经伴随他很久了。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地方，那个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

## 第一部分 雅各布的房间

雅各布的房间在二楼，那里有一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却看着窗外。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这种感觉已经伴随他很久了。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地方，那个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他想起那个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那个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他想起那个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那个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



雅各布的房间





## 第一章

“所以，当然，”贝蒂·弗兰德斯这样写道，脚跟 在沙子里踩得更深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离开。”

淡蓝色墨水从金质笔尖慢慢流出，晕染了句号，因为她停住了笔，眼睛一动不动，泪水慢慢盈满了眼眶。整个海湾都在颤抖；灯塔在摇晃；恍惚间，她似乎看到康纳先生的小游艇上的桅杆，像油蜡在阳光下慢慢弯下了腰。她快速地眨了眨眼睛。事故真是太可怕了。她又眨了眨眼睛。桅杆还是直的，海浪也不汹涌，灯塔依然耸立，但纸上的墨迹晕染了。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离开。”她这样念叨。

“那，如果雅各布不想玩儿，”（大儿子阿切尔的身影倒映在她的信纸上，映在沙滩上，颜色泛蓝，她感到一丝凉意——已经是九月三日了），“如果雅各布不想玩儿”——这点儿墨迹可真是讨厌啊！时候肯定不早了。

“臭小子跑哪儿去了呢？”她说。“我看不见他啊，快去找找他，快跑，让他马上过来。”“……不过好在，”她无视那个晕染的句号，潦草地写着，“一切看起来都已安排妥当，尽管住处狭小局促，我们就像挤在木桶里的腌鲱鱼，连婴儿车都用上了，房东太太肯定会不让用……”

这封信是贝蒂·弗兰德斯写给巴夫特船长的——长信绵绵，泪迹斑斑。斯卡布罗距离康沃尔郡有七百英里；巴夫特船长在斯卡布罗；西布鲁克不在了。串串泪花中，她花园里的大丽花摇曳起伏，宛若红浪，玻璃暖房闪闪发亮，厨房里的刀具也闪着光芒。在教堂，当圣歌响起，弗兰德斯太太俯身靠近三个孩子时，这串串泪花让贾维斯牧师的太太浮想

联翩，婚姻就是座城堡，寡妇只能形单影只地在旷野里游荡，捡几个石子，拾几根金色稻草，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着实可怜。弗兰德斯太太已经守寡两年了。

“雅——各——布！雅——各——布！”阿切尔大声喊着。

“斯卡布罗。”弗兰德斯太太在信封上写道，又在下面划了一条粗线；那是她的故乡，天地万物的中心。可邮票呢？她翻了翻提包，再把提包整个倒过来找，又在衣袋里摸着。她动作幅度太大了，头戴巴拿马草帽的查尔斯·斯蒂尔停下了手中的画笔。

画笔就像受到刺激的昆虫的触角，剧烈地抖动着。那个女人在动——是要站起来——她可真讨厌啊！他匆匆在画布上点了深紫色的一笔。这幅画正需要这个，画太素了——灰色渐渐过渡成淡紫色，一颗星星或是一只白鸥悬在空中——一如既往的素。评论家会说画的颜色太素，因为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画风晦涩，不过他深受房东太太们的孩子们喜爱。他的怀表链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如果房东太太们喜欢他的画，他会非常欣慰——她们往往都很喜欢。

“雅——各——布！雅——各——布！”阿切尔大声喊着。

这喊声令斯蒂尔颇为恼火，但他又很爱孩子，所以焦躁地用手拨弄着调色板上的深色小线圈儿。

“我看见你弟弟了——我看见你弟弟了。”他点了点头说。阿切尔身后拖着铁铲，正慢吞吞地从他身边走过，皱着眉看着这位戴眼镜的老先生。

“他在那边——岩石那儿。”斯蒂尔咕哝着说。他嘴里叼着画笔，正挤着黄褐色颜料，双眼却盯着贝蒂·弗兰德斯的背影。

“雅——各——布！雅——各——布！”阿切尔大声喊着，过了一秒钟，又慢慢向前走去。

他的声音中透着无限的忧伤，它是那么的纯净，似乎挣脱了所有躯壳，不掺一丝情感，来到尘世间，形单影只，无人应和，最终碰碎在岩石上——听起来就是这样。

斯蒂尔眉头紧蹙，但对黑色的效果还比较满意——就是这个颜色，整幅画的色彩才协调了。“啊，五十岁还可以学画画呢！有点意大利的



大画家提香的味道……”选好颜色之后，他抬头看了看，惊恐地发现海湾上空布满了乌云。

弗兰德斯太太站起身来，左右拍打着外衣，掸掉沙子，拿起了黑色阳伞。

那岩石呈深棕色，或者说是黑色，从沙滩里露出来，颇有点原始的感觉。此处有很多这样的岩石。岩石上有褶皱层叠的帽贝，表面很粗糙，还零星散落着几缕干海藻。小男孩若要爬到岩石顶端，须得双腿用力叉开，还着实需要点儿英雄气概。

然而，岩石顶端有一个坑，里面积满了水，底部铺满了沙子，内壁上粘着一团胶状物和几只贻贝，一条鱼飞快地游走了，黄褐色海藻的边缘在水里浮动，一只白壳螃蟹游了出来——

“噢，大螃蟹。”雅各布小声嘀咕着——接着，他双脚踩在坑底的沙子上，靠并不结实的双腿开始了探险之旅。突然，雅各布猛地将一只手插进了水里。螃蟹凉凉的，很轻，可坑里的水搅和着沙子变浑浊了。雅各布要爬下岩石，他把桶抱在胸前，正要往下跳，突然发现一对身形巨大的男女，肩并肩躺在地上，身体僵直，脸色通红。

这对身形巨大的男女（今天是提早收工的日子）并排躺在那儿，头枕着手帕，一动不动，距离海水只有几英尺远。两三只海鸥优雅地避开涌向岸边的海浪，落在他们的靴子旁。

枕着扎染印花手帕的这对大红脸男女抬头盯着雅各布，雅各布则低头盯着他们。雅各布抱稳水桶，不慌不忙地跳了下来，先是若无其事地小跑了几步，然后越跑越快，因为层层的海浪呼啸着向他扑去，他不得不拐弯躲开。见他跑过来，海鸥飞到空中，略微盘旋，又落在了稍远一点的地方。沙滩上坐着一个大块头黑人妇女，雅各布朝她跑过去。

“奶奶！奶奶！”雅各布泣声泣语地喊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海浪涌了过来。那是一块岩石，上面布满了海藻，用手一按，噗噗作响。雅各布迷路了。

他站在那儿，定了定神，正要号哭，突然发现远处悬崖下面黑乎乎的枯枝干草中，有一块完整的头骨——可能是牛的头骨，或许上面还有牙齿呢。他抽泣着，但有点心不在焉了，朝着悬崖越跑越远，最终把头

骨抱在了怀里。

“他在那儿！”弗兰德斯太太大声说道。她从岩石后面转过来，只用几秒钟就把整个海滩扫视了一遍。“他怀里抱的是什么？雅各布，放下！快扔了它！那东西太可怕了！我知道。你怎么不和我们待在一起？你这个小淘气！快扔了它！现在你们俩都跟我走。”说着，她迅速转过身来，一手牵着阿切尔的手，另一只手去抓雅各布的胳膊。雅各布往下一蹲躲开了，去捡散了架的羊颌骨。

弗兰德斯太太甩着手提包，攥着遮阳伞，拉着阿切尔的手，讲述着火药爆炸炸坏了可怜的科诺先生一只眼睛的故事。她匆匆走在崎岖的小路上，内心深处一直有种隐隐的不安。

沙滩上，距离那对情侣不远处，是颌骨已经脱落的老羊头骨——干净，洁白，久经海风吹袭、沙土磨砺，未受任何污染，在整个康沃尔海滩再也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骨头了。海东青将从羊头骨的眼眶里长出来；它会风化成灰，或许有一天，谁把高尔夫球打到羊头骨上，会擦出一些粉末呢——不，不能在我们租住的公寓里发生这样的事，弗兰德斯太太想。孩子们这么小就带他们跑这么远，真是一次大胆尝试。没有人帮忙搬婴儿车，雅各布又太难管了，小小年纪就如此倔强。

“把它扔了，亲爱的，快扔了。”她说。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了大路上。雅各布身子一扭，走开了。起风了，她取下帽夹，看了看大海，重新夹好小软帽。海上起风了，海浪显示出了暴风雨来临前的焦躁不安，就像是什么活物，很烦躁，要用鞭子抽打才能安分。渔船斜靠在岸边。一道浅黄色光束在紫色的海面上掠过，随后又灭了。灯塔亮了。“快走。”贝蒂·弗兰德斯说。炽热的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大个儿黑莓颤巍巍地从树篱中探出头来，在强光下闪闪发亮。阿切尔路过的时候，要伸手去摘。

“别磨蹭，孩子们，你们没有干净衣服换了。”贝蒂一边说一边拽着他们继续前行。眼前这景象，让她感到心神不安——夕阳西下，阳光如火光般燥热，花园里的暖房突然发出一束束光亮，或黑或黄，飘忽不定。色彩如此躁动纷乱，如此变化多端，让人震惊。这一切让贝蒂·弗兰德斯警觉，她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以及可能面临的危险。她紧握



着阿切尔的手，步履沉重地继续向山上走去。

“我让你记着什么来着？”她说。

“我不知道啊。”阿切尔说。

“那，我也不知道了。”贝蒂说得很坦白，也有些幽默。谁能否认，这种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再加上天资聪颖，无稽之谈，随性而为，偶尔胆大惊人、幽默、感性——谁能否认在这些方面女人更胜于男人呢？

首先，贝蒂·弗兰德斯就是这样。

她伸手去开花园的门。

“肉！”她一把将门闩拿掉，惊声说道。

她忘了厨房里还做着肉。

丽贝卡站在窗前。

晚上十点，餐桌的正中间摆放着的一盏明晃晃的油灯，将皮尔斯太太家布置简陋的前厅照得一览无余。刺眼的光线照到花园里，直穿草坪，照亮了一个孩子玩儿的水桶和一株紫菀，最后落在了树篱上。弗兰德斯太太将针线活放在桌上。桌上放着大卷的白色棉线，不锈钢眼镜，针线盒，绕在一张旧明信片上的棕色毛线，还有几根芦苇，几本《岸》杂志，地板上的油毡上还有从孩子们靴子上掉下来的沙子。一只长脚蜘蛛从一角晃到另一角，撞上了灯罩。狂风吹打着雨线直扫过窗前，在灯光下雨线闪着道道银光。一片树叶拍打着窗户，声声急促，不肯罢休。海上刮起了风暴。

阿切尔睡不着觉。

弗兰德斯太太俯过身去，对他说：“想想小精灵，想想那么可爱的小鸟，安静地睡在鸟巢里。现在闭上眼睛，想想鸟妈妈嘴里叼着一只虫子。好了，转过身去，闭上眼睛，”她轻声说，“闭上眼睛。”

出租屋里似乎到处都是汨汨的流水声和雨水的冲刷声，水池里已经积满了雨水，从边缘汨汨地流出来，沿着管子冲刷下来，顺着窗户流下来。

“怎么了？涌进来的水是怎么回事？”阿切尔喃喃地问。

“不过是洗澡水流走了而已。”弗兰德斯太太说。

门外有东西啪地响了一声。

“哎呀，汽船不会沉了吧？”阿切尔睁开眼睛问道。

“当然不会啦，”弗兰德斯太太说，“船长早就睡着了，你快闭上眼睛，想想小精灵，他们都躺在花丛里，睡得可香啦。”

“我还以为他睡不着了呢——这么大的风暴。”她小声对丽贝卡说。丽贝卡睡在隔壁的小房间里，此刻正俯身拨酒精灯。屋外海风呼啸，但酒精灯的小火苗静静地燃烧着，小床边放了一本书，正好遮挡住了光线。

“他奶喝得多吗？”弗兰德斯太太轻声问。丽贝卡点了点头，走到小床前，把被子往下拉了拉。弗兰德斯太太俯身看着阿切尔，面色忧虑。阿切尔已经睡着，却眉头紧锁。窗户在晃动，丽贝卡像猫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将窗楔卡紧。

这两个女人点着酒精灯低语了一会儿，密谋着无休止的哄孩子、刷奶瓶这等大事。屋外狂风怒吼，偶尔扭打着廉价的门门。

两个人朝小床看了看，孩子们嘴唇紧闭。弗兰德斯太太俯下身去。

“睡着了吗？”丽贝卡看着小床，轻声问道。

弗兰德斯太太点点头。

“晚安，丽贝卡。”弗兰德斯太太低声说。丽贝卡叫她夫人，尽管她们刚刚还是同党，密谋着无休止的哄孩子、刷奶瓶这等大事。

弗兰德斯太太没有熄掉前厅的油灯，桌上放着她的眼镜、针线、一封盖着斯卡布罗邮戳的信，窗帘也没有拉上。

油灯照亮了草坪，照在孩子玩儿的带金线圈的绿色水桶上，落在桶边剧烈颤抖着的紫苑上。因为海风肆虐，席卷着山冈，一股股强风猛烈地袭来，一阵紧似一阵。它在山谷里的小镇上咆哮着！灯火在狂风的愤怒中闪烁发抖——海港里的灯火在颤抖，高处山上各家卧室的里的灯火在颤抖！海上卷起层层黑浪，冲向大西洋，轮船头顶的星星都跟着往这边晃一下，往那边晃一下。

前厅传来咔嚓一声响，皮尔斯先生熄灭了油灯。花园里没有了光亮，一片漆黑，雨水落在每一寸土地上，每一片草叶都在雨水面前弯下了腰，连人们的眼睛也被雨水紧锁住了。平躺在床上，眼前什么也没有，只见一片混沌——云团翻滚，暗夜里呈现出泛黄的硫黄色。



睡在前厅的孩子们踢开了毯子，只盖了一层被单。天太热了，又闷又潮。阿切尔四仰八叉，一只胳膊搭在枕头上。他脸色潮红，当厚厚的窗帘被风吹开了一条缝儿，他翻了个身，微睁着眼睛。五斗柜上的桌布居然也被风吹动了，照进了一点光亮，五斗柜的一角清晰可见；掠过五斗柜向上延伸，那白色光亮就鼓了起来，最后，一缕银色光带落在了穿衣镜上。

雅各布睡在门边的另一张床上，进入了深度睡眠，完全没有知觉。带着大黄牙的羊下颌骨放在脚边，被他踢到了铁床栏上。

窗外，已是清晨，风小了，雨倾盆而下，来得更直接、更有力。紫苑在雨水的抽打之下已陷入泥土中，孩子玩儿的水桶已积了半桶雨水，白壳螃蟹慢慢围着水桶打转，企图爬上水桶那陡峭的一侧，无奈腿脚软弱无力，一次次跌落下来，又一次次往上爬。

## 第二章

“弗兰德斯太太”——“可怜的贝蒂·弗兰德斯”——“亲爱的贝蒂”——“她还那么迷人”——“她怎么不改嫁呢？真奇怪！”“有个巴夫特船长，每周三都来找她，像上了发条一样准时，还从不带妻子来。”

“但那是他老婆艾伦·巴夫特的错，”斯卡布罗的女人们说道，“她从来不为别人着想。”

“男人都想要个儿子，这咱们都清楚。”

“有些肿瘤是得切除的，但要是得了我母亲那种，你就得长年累月地忍耐着，床边连个端茶递水的都没有。”

（巴夫特太太体弱多病。）

这些闲言碎语，说的当然就是伊丽莎白·弗兰德斯，一个风华正茂的寡妇，关于她的闲言碎语远不止这些，以后此类闲话也会越来越多。她四十五岁上下，近几年收获的尽是岁月的沧桑与忧伤：丈夫西布鲁克的去世，三子尚幼，穷困缠身，一所在斯卡布罗郊区的房子，可怜的兄弟莫蒂，潦倒不堪，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他人在哪儿？干什么工作呢？她把手遮在眼睛上，循路望去，找寻着巴夫特船长的身影——啊，他来了，一如既往地准时。他的关照使她更加成熟，身体日渐丰腴，脸上也露出些许笑容，人们可能一天三次地见到她好端端地就泪眼盈盈。

的确，为自己的丈夫哀哭无伤大雅。墓碑尽管朴素，却也坚固。夏日里，寡母带着幼子站在墓碑前，颇让人同情。男士的帽子举得要比平时高，妻子们挽着丈夫的手臂。西布鲁克已去世多年，就躺在六英尺深的黄土之下，三层棺木包裹着他，缝隙用铅做了密封——如果泥土和棺木是玻璃的，他的脸一定在下面清晰可见：那是张年纪轻轻的脸，蓄着





络腮胡子，俊朗有型，他曾外出猎鸭，还拒绝换靴子。

墓碑上刻着“本市商人”几个字。贝蒂·弗兰德斯为什么给丈夫选择了这样一个称呼呢？许多人都还记得他只坐过三个月的办公室，之前他驯过马、打过猎、种过田，也曾有点儿放荡不羁——可是，她总得给他一个什么称呼，给孩子们树个榜样。

那么，他是否无足轻重呢？这个问题无从回答，因为即使殡仪员没有给死者合眼的习惯，他们眼中的光芒也会很快消失。起初，丈夫是她的一部分，而如今他已融入了草地、山坡、无数或斜或直的白色石碑、腐朽了的花圈、绿色锡制的十字架、狭窄的黄色小径以及墓地围墙之上的紫丁香——它们在四月间凋零，带着病人卧房的气味。现在，西布鲁克就是那一切；而当她拉起裙摆喂鸡时，她听到了礼拜或丧礼的钟声——那是西布鲁克的声音，是死亡之声。

她知道那只公鸡会飞上肩膀啄她的脖子，所以，现在喂鸡的时候，她都会拿根棍子，或是带个孩子在身边。

“妈妈，你不喜欢我的刀吗？”阿切尔问道。

这时候钟响了。儿子的声音中交织着生与死，死之命中注定，生之振奋人心。

“你还这么小，就拿这么大的刀啊！”母亲答道。为了让他高兴，她从他手中接过了刀。那只公鸡从鸡舍里飞了出来，弗兰德斯太太大声喊着让阿切尔关上通往菜园的门，她放下手中的饲料，咯咯地召唤着母鸡，在果园里忙来忙去。这一幕被街对面的克兰奇太太看到了，她正往墙上拍打着垫子，然后将垫子拿在手里停了一会儿，对隔壁的佩琪太太说，弗兰德斯太太在果园里喂鸡。

佩琪太太、克兰奇太太和葛菲特太太都能够看见弗兰德斯太太在果园里，是因为那个果园是多兹山上圈出来的一块地，而多兹山则俯视着整个村子。多兹山的重要性是无以言表的，它就是大地，就是苍穹之下的整个世界，是多少人一目所及的边界——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小村庄，唯一一次离开是去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倚着花园门抽烟的老乔治·葛菲特就是如此。多兹山记录着太阳的东升西落，人们根据日间山上的明暗色调来判断时间。